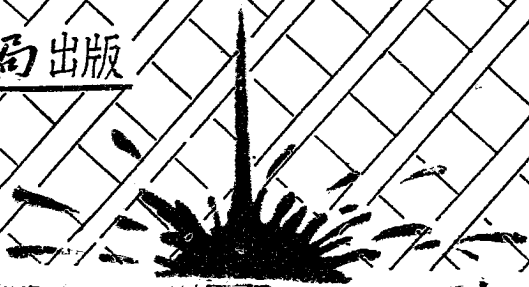


血寫的故事

附錄

夏衍 著

黎明書局出版



血寫的故事故

夏衍著



3 0539 0220 5

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出版

上海黎明書局出版

257.83
346.9-8

目次

✓ 我們要善用一切的工具……………

——代序——

第一部

戰鬥日誌表的一頁……………

血寫的故事……………

× 「七二八」的那一天……………

失去了太陽的都市……………

第二部

× 悲劇中的悲劇……………

士無同志的日本……………

六
一三
二一
四〇
四五
五二

不愁沒有工作……………六〇

×上海還在戰鬥……………六三

第三部

悼戰友古久列……………六九

訪張向華先生……………七三

我們要善用一切的工具

白雲書報社編輯會

——代序——

我相信，一個時代的藝術，一定具備着一種和主導的時代精神相一致的性格」，在轉換期，那麼具有和將要到來的時代精神相一致的性格的文藝，一定會在各種文藝樣式裏面起主導的作用。這樣的例子，古今中外的文藝史上多不勝舉。

現在，是一個革命和戰爭的時代，一切都在激變，都在跳躍，都在轉化，人們失却了低徊嚮往，悠長吟味的心情，他們需要的祇是急速的報導，和明快的結論，所以，這時代有主導力的文藝，我想一定是立腳於進步的寫實主義的許多新的形態：報告，通信，速寫，報告劇，電播，記錄影片，無線電，傳影 (Television) ……等等。

國內年來銷數最好的書，據我所知道的是長江先生的「中國的西北角」，「塞上行」，和韜奮先生的「萍跡寄語」，抗戰開始以來，郭沫若先生的「轟炸中來去」，斯諾的「毛澤東自傳」，「紅軍長征記」，受到了最廣泛的讀者的歡迎，這種作品的讀者，從數量上我想一定超過小說的百十倍。其他，上海西班牙戰事新聞片的轟動世界，上海英國海軍司令在我軍退出滬西之日去訪問松井石根的一張「電傳相片」使倫敦 Daily Telegraph，在一小時之內全數銷完……這都使我相信，我的看法近於真實。

在這時期的大眾，需要是快，快，第三還是快，真實，真實，第三還是真實。

也許有人要說，這些都不是藝術，但是我却以為在成長中而未會完成的藝術，常常會被人畸視的，可是，祇要它能感動千百萬人的心靈，滿足千百萬人的需要，這不是最大眾的藝術還是什麼？

我們要確信，新的大衆藝術一定要從這一切未完成的形式裏面成長起來，我們一定要加緊的學習和爭取這一切最犀利的武器。

但是，問題並不如此簡單，我們還得看看此時此地的中國。中國是個半殖民地國家，八汽缸流線型的汽車和獨輪車並行地在馬路上走並不覺得稀奇，帝國主義時代的，封建社會的，乃至原始社會的生產方式手段，思想形態，也還雜然地並存在我們所處的社會裏面。我們現在，要動員整個民族來參加神聖的抗戰，要不讓一絲一毫的力量棄置不用，那麼我們必然的要運用一切的工具來動員大衆，必然的要讓大衆自由地使用他所能用的一切武器。

第一，我們可以強調飛機大炮在現代戰爭上的功效，我們要有飛機大炮，我們要勸人學習用飛機大炮的方法，但是我們絕不必因為飛機大炮是現代戰爭中主導的武器，而勸人立刻拋棄他們用慣了的刀槍，問題是在：最初，要使現在藏着不用的刀槍劍戟，犁鋤斧頭都拿出來，都在抗敵戰爭中使用，其次，纔

能在抗敵戰爭的實踐中，告訴他們新式武器的犀利，和爭取新式武器的必要。

要舊詩人寫「報告」，這事情沒有可能，那麼祇要他的舊詩能「服務」於抗戰，能激厲那些祇看舊詩而不看「報告文學」的讀者，那麼他的這種工具也就在抗戰中起了他的作用。

第二，祇因為現在是轉形期，各樣的武器工具雜陳在我們的前面，一人一藝，祇能用一種武器的固多，十八般武器樣樣皆能的也一定不少，譬如說，一個機關槍手同時能使大刀，那麼我們希望他用機關槍殺敵，不成問題，不過，假使他對大刀不能割愛，要佩在身邊，有機會來這麼一手，那麼我想也不必一定要他丟掉，問題，是在：第一，祇要他不拋棄了犀利的機關槍，而去「專」用大刀，第二，祇要他不對別人強調大刀，而輕視機關槍的功效。沒有以上二點，那麼兩種武器兼用，同時動員兩種對象，我以為只是力量的增強，而不是效率的減少。

第三，話說回來，我們還得承認新時代的戰爭要有新的武器，假使新的武器一時急切不及備置，不及學會，那麼我們在此緊急時期，爲着提高能率，我們一方面要牢牢地將爭取更新更犀利的武器這事情放在心理，他方面不妨先用新的方法，來使用舊的武器，再進一步，使舊的武器逐漸地在使用中改良，而適合於新時代的戰鬥。（使用中這三個字，我以爲特別重要，不在使用中改良，而想改良了之後再用，那也許你以爲改良了的工具別人覺得完全不適用的。）今番皮簧劇新式演出的「梁紅玉」獲得了大的成功，這是最近不能忘却的一件大事，我希望新文化運動者不要將對象限定在能够接受新形式的觀眾，我們要雙管三管併下，一方面用新工具爭取新對象，他方面用不斷地改革的舊工具使舊對象新起來；我們的工作要有彈性，要從實踐裏面去開拓和創造。

爲奴爲主，或死或生的民族革命戰爭，展開在我們的前面，我們要動員一切工具，我們要使一切工具有效地服務於爭自由解放的戰鬥！

戰鬥日誌表的一頁

下面所記的是一位在××師部服務的朋友寄給我的私信和資料，除出軍隊番記和有關秘密的事項刪節了一些之外，全是原文，未曾潤改。

「××兄：託××女士帶來的信收到了，她們已經在這兒附近的村鎮開始工作；您要我供給您可泣可歌的材料，可是，朋友，這樣的材料，實在太難以取捨了。因為這次抗戰的本身，就是一個最偉大的可泣可歌的故事，從軍長到伙夫，他們沈默而着實地幹着的一切，沒有一件不使我們感動到流了不能抑止的眼淚，他們真的是太沈默了，沈默地準備，沈默地戰鬥，有些沈默地建了功勳，有些沈默地死去！朋友，您要我供給材料，這樣的材料實在是供給不盡，也可以說是太多而不勝供給了！譬如我此刻繕寫了的一頁「戰鬥日誌表，」這裏面的事實，不就是一首絢爛壯烈的詩嗎？這樣的詩，沈默地一頁頁一本本地

積在×部的桌上，您歡喜？那麼就將這底稿寄給您吧。一切都很安適，祇是鎮日地在頭上盤旋的敵機聲音太討厭了。……

× × × × × ×

「陸軍第××師戰鬥日誌表

（時間）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一日，下午七時三十分至二十二日上午六時三十分。

（地點）曹王廟，楊家村，蘇村附近。

（敵兵力隊號）兵力約二千名，小野砲八門以上，屬第六師團十三聯隊（即上海

派遣軍山室部隊）

（敵兵種類）步砲兵（惟重砲較多）。

（我參戰部隊號）各團及砲兵營砲××團，第×連。

（兵力）各團之一部及××團之兩營，砲兵營（欠一連）砲××團第×連全體。

（戰鬥經過）師以攻佔東李家村，新（老）丹宅，新徐宅，李家牌樓之敵人陣地為

目的，於本月二十一日晚，抽三營兵力，組成四個突擊隊，先向李家村，趙宅，新（老）丹宅，猛將堂，沈家村等地，向敵兩翼席捲猛攻，是夜月明如晝，濃霧瀰漫，五十米外，不辨對象，情景殊有利於我之攻擊運動，故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向敵襲擊；七時起，我砲兵開始活躍，以砲×連壓制梅丹宅，楊家宅各附近之敵砲兵，而以砲兵營（欠一連）向新（老）丹宅，周村，秦宅等處之敵陣射擊，掩護我步兵之迅速前進，及我步兵到達新（老）丹宅村境，我砲兵乃延伸射程，向新徐宅，李家牌樓，周村等處之敵，行散布射擊，及至我步兵攻入敵陣，再以猛烈砲火對梅丹宅李家牌樓等處向我反攻之敵，行阻止射擊，是以敵雖頑強抵抗，我步兵終能達到任務，此役戰鬥經過有如下述：

××兩連先向東李宅潛進，在敵前強迫渡河，敵初佯作不理，及我大隊實行登陸，始以猛烈火力，向我掃射，然我絕不餒萎，勇猛進擊，先以手榴彈擊燬敵輕機槍三架，再以白刃進迫，突破敵沿河警戒線前進，同時×連向東李宅

南端攻擊，但因受王宅方面敵兵側擊，及李家村後方敵兵反攻，故進展不易。此時連長周金三身先士卒，率隊猛撲不已，敵彈貫穿該連長肩胛，仍忍痛指揮，不肯後退，因之士氣更振，淬厲無前。周金三於抵達李家村白聖民家時，又中敵彈，左足齊膝炸斷，然猶命令士兵攙扶，呼號殺敵，及至將李家村佔領，敵兵完全殲滅，始不支殉國。此役陣亡連長一員，排長傷亡各一，敵兵死亡枕籍，尸體因我進行神速，都不及拖回。我佔領李家村後，喘息未定，敵即以二倍於我之兵力，自梅丹宅王宅方面來援，但被我預置之重機槍火掃射，死傷慘重，餘潛伏溝濱，不敢再動。時已十二時三十五分，敵死小隊長二名，遺尸五十八具，俘獲步槍二十五支，敵旗三旒，並從敵尸體搜獲羅店方面詳細作戰地圖一幅。敵工事中發現以野火熾熱玉蜀黍山芋甚多，具見敵軍糧食供給，極感困難。

「與第××連同時並進，我×××團第×連向趙宅南端迫進，敵在該處利

用河岸，築有強固工事，我第×連上等兵潘文良等三名，手持手榴彈，首先泅水突入敵陣，該潘文良雖被連刺兩刀，但仍能奪取敵槍，將敵刺死，於白刃相交，喊聲震地之時，我後續部隊乘機一擁而上，乃得佔領該處陣地，該潘文良奮不顧身，勇猛奮發，當由職獎洋二十元，以資矜式。趙宅爲敵新（老）丹宅陣地屏障，與李家村，王宅，猛將堂等處敵陣爲聯絡重要據點，故於我軍到達村境後，即調動上記各處兵力，猛烈向我壓迫，敵砲兵亦集中目標，彈下如雨，得砲兵之助，據守趙宅之敵步兵亦即劇烈反攻，火力甚猛，我第×連長呂剛，見情況緊迫，乃本大無畏精神，身先士卒，戰入敵陣，敵頗強悍，與我反覆混戰，呂連長奪獲敵之白刃，還刺其人，全連官兵，振臂大呼，前仆後繼，越過敵之鐵絲網障礙，肉搏前進，時正午夜，明月高懸，刀聲劍影，壯烈萬分，我軍士氣盛旺，卒將頑敵擊退，進至趙宅東隅隔河對峙，我於午前零時三十分，將趙宅完全佔領，事後查知我呂連長於混戰中殉國。當時我有一手執大鎗之兵

一名，用鎗將刺傷呂連長之敵擊斃，並奪敵槍反刺，連刺死七人，該兵亦被敵刺傷額腕肩三處，幸均未中要害得慶生還，當由職賞洋二十元，以資鼓勵。

「奪取趙宅後，該團團長乃將新得陣地交第×連固守，構築工事。一方不任殘敵喘息，即命第×營（附第×連）向新（老）丹宅之敵繼續進剿。該地河川縱橫，前進不易，敵構成強烈火網，據險頑抗，兵力亦漸增加，激戰至午夜二時，敵集中多數輕重機關槍火，向我猛烈射擊，有乘機向我反攻模樣，我軍利用河岸，士兵下體全濕，又以宵寒，勞苦可想！激戰半小時，得我×××方面砲火制壓，及趙宅新構陣地機槍火之援助，又尋獲敵之交通壕，隨得拼力前進，將老丹宅佔領，本擬抽調第×連後繼部隊交代進攻，但我忠勇士兵不顧飢寒溼濕，愈戰愈勇，續向新丹宅進攻；（新丹宅在老丹宅東北，與圖載不符，）敵因在新丹宅後緣，隔河築有半永久性之堅固工事，故雖三次衝擊，未能攻下，適時已拂曉，敵機大舉出動，乃令固守既得陣地，與李家村，趙宅方面取得

密切連絡，並整理陣地。此役我連長呂剛殉國，以下陣亡官兵四十餘員名，因多係白刃衝擊，故彈藥消耗極少；敵軍傷亡慘重，數倍於我，臨退時遺下尸體八具，輕機槍一架，已燬重機關槍三架，手槍一支，步槍十一支，準備渡河之橡皮製浮船四艘，其他另星軍用品甚夥，（另製目錄呈報○）又從敵尸檢出日記多本，知敵在滬部隊有第九，第三，第六，第七，第八，第十一，第一百〇一等師團，台灣守備軍一個旅團，熊本後備大隊一大隊，大分後備大隊一大隊，久留米戰車隊一隊等衆。」

血寫的故事

(一) 勇士劉石棠的陳述

劉石棠是廣東人，什麼縣就不知道了，他是一六〇師四八〇旅九五八團，第三營第七連的一等兵，十月十七日下午一時，在廣福附近前線和敵人劇戰的時候失了蹤，直到十九日下午纔回到團部來報告他自敵陣歸來的經過，左足大腿部，右足趾，右腕，負了三處傷，幾天不吃飯，餓得眼睛也窪進了，可是充了血的眼珠還發出閃閃的光，講話的時候，也很有勁，還常常舉起未受傷的左臂來，草綠色的軍服，被血和泥染成棕褐色了；他用平常習慣了的對官長報告的口吻，一句一句地講：

「十七號下午一點鐘，敵人的飛機十五架，在我們第一綫丟了七八十枚炸彈，大砲也挨排的打過來，被打着的地方，工事連人帶槍都炸光了，在這時候

，敵人的步兵就強行渡河，向我們猛衝，當我們從灰煙裏面望見敵人的時候，相距只有幾十公尺遠了，連長下令衝鋒，我們從戰壕裏跳出來，用刺刀和他們格鬥，這一天天氣很冷，我們爲着守河，在浸水的戰壕裏面已經浸了兩晝夜之久，兩足浸腫，手指僵痛，所以衝鋒結果，敵人雖則傷亡很重，我們因爲刺刀不利，和手脚腫脹運動不便，被砍死者也很不少。我們這一連因爲前天七十四團陣地失守，參加恢復陣地之役，已經傷亡過半，再經此番衝殺，全連祇剩了十六七個，兵（劉石棠自稱）兩足受傷，當時不知疼痛，衝入敵陣，及後醒覺，敵人大隊步兵，已經突破我們陣地，向南追擊，兵因傷痛難忍，無法退回，祇能躲在田禾裏面，偶見敵人遺棄鐵盔一頂，內有急救藥棉一方，紗布一卷，乃急取出，自行裹傷，並將鐵盔戴上，入夜尚未被敵發現，但距兵隱藏處二三十公尺之路上，時有敵兵三四十人成羣，由後方搬運鋼板材木，到附近構築工事，並搜索我傷兵，被發見者卽一一用刀刺死，一次有敵三人用手電搜索，離兵

不及一丈之遠，但終以夜黑難辨，未被發覺，兵感受危險，乃乘機潛出在死屍身上搜集手榴彈七枚，以備應用。夜深砲聲漸遠，敵大隊騎步兵陸續前進，自思決無生望，更以飢餓難忍，乃又潛出，匍匐至尸堆中尋覓食品，本連弟兄已一晝夜未進飲食，故尸體上絕無乾糧，乃專向敵尸搜覓，亦無所得，此時驟聞人聲，見有敵兵五人，正在附近墳墓上構築哨所，乃用手榴彈向敵猛擲，連擲三枚，敵五人完全擊斃，兵以爲此等敵兵身上定有食品，乃蛇行至尸旁尋覓，結果亦無所得，惟獲得完好之手槍一支，乃卽佩上，時天已漸曉，風雨甚厲，手足痠痛，頭暈不能再動，乃伏處樹下休息，次日上午，又有敵兵一隊，約十五人，由一黑衣士兵帶領，攜帶鎗鏟，來作掩埋工作，兵以勢孤，祇能伏處不動，敵兵在被炸燬之我軍塹壕中稍事鏟掘，卽將散布附近一帶之敵我尸體，一并拋入，用土掩蓋，兵親見我軍傷兵一人，被埋時猶大聲呻吟。此種掩埋工作，繼續至二小時之久，且漸向兵所處之前進，幸兵頭戴敵人鐵盔，軍服顏

色又與敵人相似，故雖近在咫尺，亦未發覺，兵屏息窺伺，至敵兵多數磨聚一處工作之時，突出手榴彈連續投擲，敵人因事出意外，驚惶潰散，當時斃敵七八名之多，時我軍炮兵向敵陣轟擊，因此得知我軍所在，乃乘雨向我方奔回，途中數遇敵兵，均裝死或掩藏得免，惟有最後一次，爲敵兵四人發見，持步槍上刺刀向兵尾追，兵復擲手榴彈一枚，始得脫險，但右臂又中敵彈，行動更增困難，此後因接近火線，恐爲我軍誤會，乃將敵盔拋去，且行且止，繼續前進，經過我軍第一綫陣地前面，敵我雙方死尸數百具，填滿溝中，且半爲泥漿淹沒，途中棄械亦多，且有敵輕機關兩挺，惜因傷痛，無法帶回，此次經過兩日兩夜，始輾轉尋到團部，連日以自己小便解渴，故現在雖感疲倦，但並不飢餓。一

師長以劉石棠忠勇衛國，扶創殺敵，當即賞洋念元，並晉升一級，以資激勵。現在劉石棠傷已醫癒，仍在廣福前線和敵人作戰。

(二)奪回華營長的尸體

這也是六十六軍的幾個「廣東兵」的故事；九月十七日；一百五十九師的某團爲着進攻金家灣，受了很大的損失，營長華偉棠，不幸陣亡，他是這一師裏最年輕的營長，只有二十三歲，他勇敢，懇切，和士兵同甘苦，沒有官長架子，所以一般弟兄們都敬愛他，他有一個六十歲的老父，年輕的妻子和一個方才離乳的嬰孩，這是士兵們都知道的，他陣亡了之後，尸體忽忙中不及拖回，遺棄在敵人機關槍火力控制的陣地之內，天黑了，他的士兵們在戰壕裏商量，說：華營長替國家出力，殉了國，在他自己已經沒有遺憾了，可是我們是他的部下，受過他的庇護，我們不能讓他的忠骸剩在敵人陣地，我們應該搶回來，最少可以使他的家族能够迎回去安葬，這樣一說，幾個勇敢的弟兄不等決定誰去，就爬出戰壕去搶尸了；那陣地的地形對於這工作很不方便，我們工事之前

二三十公尺，就有一道浜，有這麼頭二丈濶，華營長的忠骸，是在浜的那一邊，離浜十公尺左右，但是正對面就是一座村屋，敵人機關槍隊占領了這屋子，在前面安了三架機關槍，我們去搶尸的兵士沒有爬到浜邊，敵人的機關槍就發火了，在這種情形之下，渡浜沒有可能，敵我對打了一陣之後，去搶尸的祇能退回來了，但是，我們陣營裏勇士多得，第一次失敗，第二次去的人更多了，七個人分作兩隊，預備從兩旁抄過去，敵人注意左方的時候，右方的搶過去背尸首，可是這計劃也沒有成功，兩路都被敵人發現，沒有渡過浜就在敵人的機火下面犧牲了兩個勇士，另有三個掛了彩，被逼着又祇能退回來了。兩次失敗，許多人都認為沒有奪回的希望了，有人在暗中禱告說：「華營長！你陰靈不散，保佑我們明天反攻勝利，我們殺完對岸的敵人，替你報仇雪恨，」但是話未完，班長賴家佑跳起來了：

「等不到明天！天亮了敵機一來，華營長就完了！我去！」他說完話，拿了

五六個手榴彈，和兩瓶裝在啤酒瓶裏的汽油，便從左側的交通壕裏走了；啤酒瓶裝的汽油，是我們的「新發明」，專門預備燒敵人的坦克車的，看見他走，一等兵葉仲明一句話也不講，同樣地拿了幾個手榴彈，也就跟着走了。他們兩個沿浜走了許多路，抄到敵機關據點右方一百公尺的對岸，悄悄的渡過浜，匍匐地爬過去，直到敵人占據的村屋側近，兩人方才分開，一個從左，一個從右，一個拿汽油瓶，一個拿手榴彈，對準了屋子的窗口擲進去，賴家佑是投手榴彈的名手，所以一下就把汽油瓶投進去了，可是葉仲明的手榴彈恰在屋子的牆腳下炸了，敵人吃了一驚，機關槍胡亂地發火，賴家佑對葉仲明喊：「投進屋子裏去！」接着手榴彈接二連三地從窗口擲進去了。

「哄隆，哄隆！」

屋子裏爆發了，遇着汽油，很快地敵人的根據地着火了，賴葉兩個好像發了瘋，將手榴彈東一個西一個地擲，敵人不知道他們在那里，也不知道我們有

多少人，便倉皇地逃了，對岸的我軍看見敵陣起火，也便猛烈地開起槍來，賴班長看見目的達到，便對葉仲明說：「背營長回去！」葉仲明背了營長的忠骸，正要渡河，敵人大約已經探知道我們人少，又打回來了，賴家佑回轉身來，

「你去，把手榴彈交給我！」

他把僅剩的三個手榴彈放在身邊，伏在浜邊，絲毫也不動，等敵人接近了，才把手裏的彈丟出去，一個，兩個，三個，敵人死了，他的彈也完了，望一望對面，葉仲明的黑影子已經上岸了，他正要下水，一顆敵彈打在他的胸口，倒在水裏，手足掙了一下，便在濁流裏沈下去了。

葉仲明背了華偉棠的忠骸，安全地回到了我們的陣地，而賴家佑却永遠不回來了，第二天我軍反攻，奪回金家灣，戰利品裏面，有三架燒燬了的輕機關鎗，這是我們的勇士賴家佑班長用生命去換來的！

「七二八」的那一天（電播劇）

「××××，這兒是××廣播電台，下一個節目，是××劇社播送的無線電播音劇本「七二八的那一天。」「七二八」，就是七月二十八日，這一天，我們當局斷然的拒絕了日本帝國主義向我們提出的無理要求；這一天，勇敢的二十九軍，開始和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抗戰；這一天，我們忠勇的將士用他們的血肉，和日本帝國主義的飛機，坦克車，大砲，毒氣拚命，在開戰五小時之內，奪還了他們經營了快一年的豐台，諸位要記住，九一八，一二八，這兩個日子，給我們中華民族的是無上的恥辱，那麼我們可以說，七二八這一天給我們的却是無上的光榮。我們要保持，繼續發揚這種光榮，我們要發動全民族的抗戰，把日本帝國主義侵入中國領土的海陸空軍趕出去！

現在，播音就要開始，請諸位記住，這幕戲，不，實在可以說，這件事實在的事實，可以發生在上海任何一條街上的衙堂裏面。你們諸位住的弄堂口，不

是總有這麼一家烟紙店嗎？好，那麼就假定是烟紙店吧。店堂裏，老闖在做生意，老闖娘抱着小孩兒在吃西瓜，一個十四五歲的徒弟，在打瞌睡，熱天的下半天，這本來是很難免的。時候，是下午一點半，街上很鬧熱，電車汽車的聲音，常常從店門口經過。好啦，現在戲開始了，聽烟紙店的老板在做買賣。

老板 不，十七個半也不能賣，十八個銅板一塊，不論那一家，全是一樣。

我們做這生意，一點兒也沒有好處的，賣一箱，祇能賺一只木箱子。

女人 我前天才買過的，明明是十六個一塊……

老板 那是外國貨，我這兒也有，我不要十六個，賣你一毛大洋兩塊，可是貨色有高低……

女人 中國貨比外國貨強嗎，你說？

老板 那當然，這是老牌！

女人 我到別家去買給你看。

老板 你能十七個買得到，我兩塊掉你一塊，哈……哈……

男子 (性急地) 快，鞭炮，鞭炮！

老板 (對徒弟) 阿根，媽的，又睡了，做生意！

男子 快，鞭炮！兩毛錢！

徒弟 什麼牌？

男子 噯，(大聲地) 你聾的嗎？我要鞭炮！快！

小孩 炮仗，大的五個，……

徒弟 等一等。

老板娘 (厲聲地) 你到那兒去尋啊！在這邊！上面！(遠遠的爆竹聲……)

老板 什麼，今天放爆竹……(對他妻子) 今天是幾時啊？

老板娘 六月廿一，陽歷七月廿八日。喂，電燈費快要付啦！

一女人 快，百子炮，一毛大洋。

老板 什麼的，大家買炮仗？又是蔣總司令……

女人 快快怎麼一毛大洋祇有這麼一串？

老板 哩，這幾年火藥貴啦。

小孩數人（七張八嘴）快！大爆仗！頂大的……小的也要，兩毛，我一毛，這
個頂大的多少錢？（等等）

徒弟 師父，爆仗快賣完了，……

老板 還有多少？

徒弟 炮仗都在這兒哩！

老板 快，到萬昌祥去拿一點，快！喂，媽的，死東西，騎了腳踏車去！

老板娘 快漲價啦！漲價……

老板 喂，喂，究竟是什麼事啊？

行人（興奮的聲音）打勝仗，打勝仗，東洋人打敗啦！

老板 什麼，東洋人打敗啦？

賣號外者 號外，大晚報號外，三個銅板……（過去）

老板 喂，號外，號外，……媽的，生意好啦，連耳朵也聾啦！喂，你去買一

張！快！

老板娘 你自己不會去買嗎？

老板 我要管店呀！

老板娘 管店，我不是人嗎？

老板（大聲）喂！號外，號外，……

號外（沙嗓子）時報號外，一大張三個銅板，哈——三個銅板，今朝特別消

息……

老板 快快……

小孩 爆竹……頂大的！噢，中國兵打勝仗嘍！

老板（讀報）我軍克復豐台——廊坊亦已收回，豐台日軍向西南潰走，我軍奪

獲坦克車三輛。

老板娘 嚶！你說什麼？

老板 哈哈，哈哈……哈哈……

老板娘 你說呀，什麼事啊？

老板 中國兵打勝了，克復豐台，收回廊坊！想起似的）喂，快把炮仗收起來

，不賣了！不賣了！

老板娘 爲什麼？

老板 我們自己放！自己放！

（爆竹聲……）（號外聲）

老板娘 你發瘋啦？什麼……

老板 哈哈，中國也有這一天！也有這一天！喂，再來一張，號外。

行人甲 別買啦，我已經買了一張○……

老板 不，我要自己買○喂，號外，一張，還有別的嗎？好，大美，民報，立報，還有嗎？

行人甲 噯消息都是一樣的！買這麼多……

老板娘 你瘋了嗎？

老板 不（分給人家）你們大家分着看，有什麼新消息嗎？好！好！了得，瞧！「我軍俘獲敵機七架！」媽的，東洋鬼子也有這一天！我的氣也出了！媽的，一二八的時候，你炸我們的屋子，我的店，都炸光○我的小平，小平的奶娘，都炸死○媽的！你現在，你現在……

行人乙（女） 喂，廊坊東洋人死傷兩千！

老板 好兩千！今天兩千明天兩萬！

行人丙 可是，我看有點靠不住……這消息……

老板 什麼？

行人丙 那兒有這樣容易呢！豐台是日本的大本營，他們有兩萬多……

乙 大本營，小本營都要奪過來！

丙 不要太高興，我看有點靠不住，……一二八的當時，說白川大將死啦，不是也放過一陣炮竹嗎？

甲 那時候祇是人家嘴裏說，……沒有號外，瞧！這不是中央社的電報？

老板（怒聲）這樣的好消息，你說靠不住，難道一定要中國打敗仗才靠得住嗎？放屁，亡……亡國奴○……

丙 什麼，你罵人，……

老板 亡國奴，我罵你，罵你○

丙 誰是亡國奴？出來，混蛋，我揍你！

老板 揍我？（走出來）

老板娘 喂，你瘋了，不准打！……

丙 出來，出來，媽的！

甲（大聲地）大家不准打○咱們都是中國人，爲什麼要打呢？

乙（從旁）有本事打東洋人去！

衆人 對，有本事打東洋人去！

甲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咱們要大家聯合起來，像一個人一樣！

老板 你講得對，可是我說，一定說，這消息是真的！你以爲中國人打不過外

國人嗎？我的這雙眼睛親自看見過，一二八的時候，兩個光身的十九路軍

，憑着兩個手溜彈，奪了一座東洋的鐵甲車！

丙（有點不服氣）我祇是說，不要太高興，我的話沒有錯，……

丁（女） 喂，讓一讓，香烟，兩包金鼠牌！喂，喂，生意不做了嗎？

老板 噢，什麼牌？小金鼠？好！

丁 找頭！快！

老板（把錢退回她）沒工夫找，拿去吧！白送，白送，……哈哈……

老板娘 什麼，白送……

老板 今天我請客，小意思，哈哈……（大聲地）真高興！也有這一天，中國翻身了！把那些鬼東西打出去！統統打出去！

甲 打出山海關！

乙 趕出奉天！

丙 不够不够趕出整個兒的東三省！（拍手聲）

徒弟（回來）師父，萬昌祥說爆竹全批完啦，大的，小的，統統賣完啦！

老板 什麼，你手里的是什麼？

徒弟 這是我自己買的，我要放，嘻嘻……

老板娘 你買了這許多，錢那兒來的？

「表表」
中國
炸龍山

徒弟 師父給我去剃頭的！（擦洋火，爆竹聲大作）

老板 好，連拖鼻涕的阿根也高興，咱們中國真要翻身——（正要講下去）

丁（附近的店員，拿了一張號外瘋了似的奔過來）打啊，打啊！第二次號外，我軍克服通州，中央機大隊北上，轟炸日軍！

老板 什麼？

甲 中央機？我們的飛機？

丁 對，中央機大隊，大隊，就不止一架！哈，你瞧——「轟炸日軍」這樣的字，我看了幾年報，從來還不會看見過！

老板 我們的飛機！好透啦，我們的飛機也動啦，炸，炸，把鬼子都炸光！

丙（感激）啊，總有這一天，我們自己的飛機也去跟敵人作戰啦！老板，來一

瓶啤酒！

老板 好，白送，白送，我請客。阿根，什麼，阿根那兒去啦？喂阿毛娘拿啤

酒。

老板娘（把啤酒重重的放在櫃上）三角半！

老板 別管，別管！來，拿杯子，（開瓶聲）來，來，大家喝一點，（人聲：吃

酒哪，老板請客，等等）慢慢，別搶，來，喝乾！中華民國萬歲！萬歲

！（衆人和着）

丙 受了東洋人幾年的氣，今天一天就……

甲 那止幾年！咱們中國受東洋人的氣，受他們的欺侮，已經四十……四十三
年啦！四十三年之前，東洋人奪了我們的高麗，割了我們的台灣；二十年
之前，東洋人向我們提出二十一條；十二，十三年之前，東洋紗廠打死顧
正紅，鬧出南京路大慘案；七年前，攻打我們的東三省；跟着，我們上海
人子子孫孫也不會忘記的一二八，東洋人打閘北，殺死了千千萬萬中國人
，轟炸燒毀了全閘北江灣吳淞……的房屋和財產；前年，東洋人又在冀東

收買漢奸，造出一個傀儡國，……

小孩聲 印度呵三來啦，……

甲 現在，又要把整個華北，……

阿三 去去！勿要嘩啦嘩啦！

丙 阿三，去！加得里，馬得里！

甲（演說口吻）我們中國人受東洋人的欺侮，已經受到盡頭啦，我們不能再忍耐，我們要抵抗。我們要使東洋人知道中國的厲害，要他們知道我們中國人不是隨便可以壓迫，欺負的奴隸！

衆人（拍手）講得好！

小孩 哈，阿三也在拍手了！看看！

衆人（起哄）阿三，阿三！

（腳踏車鈴聲，一個人騎着腳踏車經過，嘴裏喊着）：

人 同胞注意，請大家遵守秩序，勿要在馬路上障礙交通……（去）

甲 媽的，打仗還管什麼交通……

老板 （大聲地，學着甲的演說口吻）今天，我們住在上海的人才抬得起頭，挺起胸，大搖大擺的在街上走。中國人打敗了東洋人，中國人不是亡國奴！

中國……（突然的）阿根，阿根！……

徒弟 什麼事？

老板 騎腳踏車，到虹口去看一看，今天東洋人是個什麼樣子，還能像平時一樣的看不起中國人嗎？

衆人 （拍手）好，快快！

阿根 得——令！（腳踏車鈴聲）

衆人 （拍手聲）

（無線電聲，雜音，一會兒變成蘇灘）

老板（忿忿的）媽的，今天還聽蘇灘，（一旋——無線電發出微微的聲音）

，這是中央電台報告消息，聽！

報告者（女聲）我們今天得到的勝利，一半是由于兵士的勇敢，一半是由于敵人的小看了我們的力量。他們將我們中國的四萬萬人，看做一盤散沙，永也團結不起來；他們以為我們中國人可以隨便的由他們離間利用。可是，諸位同胞，敵人的看法，完全錯了，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不是前清光緒二十一年，東方的睡獅，已經醒啦；我們已經團結起來組織起來，我們已經準備用我們的血肉，來保障我們的國土，敵人從那裏來，就從那里將他打出去！

衆人（叫好）打出去！打出去！

老板 不要吵，聽！

報告者 但是，諸位同胞，你們一定要知道，今天旗開得勝，我們當然高興，

可是離開馬到成功，前途還很遼遠：敵人還有幾十萬的兵，幾百架的飛機，幾十艘的兵艦，盤據在中國的領土之內！我們還有三千萬的同胞，千萬里的土地，抓住在敵人的血手裏面。我們的解放戰爭方才開始！聽！我們民族的解放戰爭，方才開始，聽！我們今天打了一個勝仗，不要過分的驕傲；萬一明天打了一次敗仗，也用不着過分的悲觀！我們已經打定主意，和我們的敵人拚個你死我活，不到中國完全解放，這戰爭永也不會罷休！諸位，戰爭方才開始，我們要完全勝利，還得經過很艱苦的鬥爭！我們要盡我們一切的力量，使我們的勝利很快地實現。我們要趕快組織起來，準備全國規模的抗戰。同胞們，血鐘已經響了！四十年的憤怒，已經是爆發的時候了！起來，勝利是我們的，勝利一定是我們的！現在讓我們喊，中華！民國萬歲！

衆人（合聲歡呼）萬歲！（爆竹聲）

甲（站起來）諸位，方才無線電報告裏的話，我們應該緊緊地記在心頭：勝不要驕，敗不要怕；我們萬衆一心，冒着敵人的炮火前進！

衆人 好！

甲 但是，兄弟在這兒還要請諸位注意：抗戰已經開始了，今天報上說蘆溝橋抗戰死傷的將士，現在還沒有很好的醫治和救護。他們爲保護國土，很光榮地盡了他們的責任，可是我們在後方的民衆，能讓死了、傷了的勇士們沒人理會地躺在戰場上嗎？

老板 衆人 不能！不能！

甲 對，不能，絕對的不能！我們要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把救護傷病、撫恤遺族的責任放在自己身上。不要浪費一個錢，不要浪費一分力，後方民衆組織起來，參加各界抗敵後援會的工作！

衆人 對，對，大家去！大家去！

我全
我全

老板 好，你講得對，這是小店今天一天收入的錢，現在完全捐出來，（銅板角子聲）去救護盡忠報國的兵士！來來來，大家捐，大家捐！這麼熱的天氣，在戰場上打仗，已經夠辛苦啦，受了傷，不是更苦嗎！我們不能旁觀！

甲 對，這是我們自己的事，受傷的全是我們自己的兄弟！

衆人 大家捐，（擲錢聲）大家捐！

甲 不要讓戰士們有後顧之憂。

老板 對，全中國四萬萬人站在他們背後！

衆人（擲錢）把錢收起來！

甲 把錢收起來！送到前方去！

衆人 送到前方去！把錢送到前方去！

拍掌聲，擲錢聲……

X X X X

「七二八的那一天」這個播音劇，已經完啦。諸位聽了，一定會有很深的感慨。平津一帶天氣很熱，中午的太陽簡直像火燒一樣。我們忠勇的士兵，冒着這樣的酷暑，在灼熱的沙場裏，用他們血肉之軀，在跟敵人最殘忍的新式武器拚命，他們的那種辛苦，請你們閉着眼睛想一想！他們，等待着後方民衆的慰勞，激勵和救護，我們趕快湊起錢來，從一個銅子兒起，集腋成裘，積土成丘。好，老太太，從您開始，小少爺，奶奶，小姐，來來，把錢都集起來。對啦還有王媽，李媽，阿二，一個也人不要漏掉，把錢集起來，交到你們看的不論那一種報紙的報館裏去，他們就會給你收條，把你們的大名在報上發表；同時就會很可靠的把你們的錢送到前線去。

三七，七，二八。

失去了太陽的都市——上海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一日！

是歐戰和平的紀念日，外國的紳商，軍隊在外灘和平女神面前獻花。但是，但是，隔不到一公里的地方，機關槍大砲的聲音在沸，巨型轟炸機在頭上盤旋，大砲的彈丸在空中掠過，

「咻——咻！」

和平神女沉默着。

鐵絲網，疾馳着的救護車。

緊張的面孔，蹙着的眉頭，咬着的嘴唇……

難民，走倦了的腳步。

沒有風；上海——這國際都市的南，西，像山岳似地聳着奇偉的雲，不，

這是燒燃彈的烟，五百磅炸彈爆發出來的火！

上海，被這黑煙遮蓋了，白雲在深邃處映出暗紅，瑰麗？慘淡？

「我永也忘不了，這慘的紅色！」——人在嘆息。這是民族的怒火！仇的饑，恨的火！

下午，槍砲聲疏落了。人們聳着耳朵，靜聽着，這聲音轟毀了瑰麗的大上海，奪去了上海人臉上的笑，但是，在今天，在今天，他們却對這聲音感到留戀了！

「啊，到明天，這聲音不再能聽見了！」聲音很低，很慘！

號外在叫，在跳躍，也像是在哭泣。

夜色漸漸地濃了，依舊是霓虹燈，依舊是歡迎着遊人的歡樂處，但是人們的脚却是那樣的忙迫——

難民，走倦了的脚步……

人品不俗的少婦，不相稱地蹲在屋簷下，偎在身邊的兩個孩子，失了神的
那兩對眼睛！

救火車，救護車……駭人的叫聲，疾馳着，像一陣不吉的風。

卡車，紅十字旗無力地斜插着，一車呻吟的人，尸體，露出在外面的一只
男人的腿，機關槍彈痕，像縫紉機踏過的針孔！

血！反抗的民族的血。

南京路！早沒有從前的熱鬧了，大家沉默着，熟人見了面也不招呼，他們
的心，心，被鉛一般憂愁，海一般的仇恨壓碎了，——電車在開，汽車在流，
走倦了的腳在走。

南方，西方，黑烟變紅了，紅的舌頭是在天空中飛，機關槍在吼了，我們
的勇士還在抵抗！

巡捕挨街地通知店鋪，大家臉上的肉都僵了，沒有表情，他們的手和他們

的心失了連繫，「保衛大上海」，「打倒賣國賊李思浩」，斜貼在一切櫥窗牆壁上的標語被撕掉了，——剩下的，是猥褻藥的廣告！

天韻樓，散下了多數紅綠傳單，有人無意識地拾起來：

「中國民衆和平促進會」！

人們眼裏發出憎恨的火，撕了，擲了，紅綠傳單在馬路上捲着，被人踐踏着！但是，他們冒火的眼轉向了高樓。

「媽的，我們過去對這些狗太寬容了」！

夜色濃起來，黑了，路上的人疏落了，上海，緊張了三個月的都市，此刻表面上像一個瀕死的人，每分每秒鐘地在減少他的活氣，他的面目變了，但是，他的心，他的脈，……在跳躍，在衝悸。

巨人的臉失了表情，上海沉沒在黑色的夜陰裏面，上海人失去了歡笑，上海，這都市失去了太陽！

三七，十一，十二。
十二。

悲劇中的悲劇

一二八的那一年，在我寫的一篇『東京通信』裏，我曾經說，日本的文化人，智識階級，對於他們民族裏面少數支配者的侵畧中國的行動，都懷抱着一種懺悔的心情，他們對於歷來受過恩惠的中國民族，表示了深切的慚歎和同情，對於中國的新的文化和改革，寄與了最大級的希望，這種心情，使我聯想到沙皇時代俄羅斯的『懺悔貴族』，『懺悔貴族』爲着要替自身的階級『贖罪』，勇敢地發出了『爲着除去良心上的負擔』而替被虐使的平民服務的呼號，當時我雖則不甘將自己民族的運命和囑望於他國民族的憐憫和『解放』，但是多少總還對於這懺悔者羣寄託了若干的希望；今年華北戰爭爆發，我在一封寄給日本友人的信裏還會說：『我知道，日本有多數人還在鬥爭，在那不愉快的沉默裏面，還有更多的人，尤其是智識階級，正在爲着你們民族裏面的少數人的行

爲而懺悔和苦悶，但是，親愛的朋友，人類文化到了千鈞一髮的危機，你們還能滿足於沉默和苦悶？」很明白，對於無氣力的日本智識階級，我已經嘗味了幻滅的悲哀。

自己幸也許不幸地出身於智識階級，所以對於我的同階級者總不能捨棄過多的興味和希望。十年以來，中國智識階級爲着民族的自由獨立解放，流了千萬斛的熱血，拋了千萬顆的頭顱，但是我們可驕傲的是中國智識階級在那長長的黑夜裏面，不論夜色如何濃重，他們沒有一刻放棄過愛國的真誠，沒有一刻拋棄過鬥爭的勇氣，在黎明重新到來的時候，卽在那因爲一時的挫折而失却了戰意的人，也就很快很踴躍地回到原有的陣地；田壽昌兄被逮入獄的時候，曾經有過兩句傳誦一時的詩句，那就是「生平一掬憂時淚，此日從容作楚囚。」眼望着日本的那些已經喪失了戰意的智識階級，我真要問一問：「真真愛國家，愛民族的人所該有的那種憂時之淚；真真愛真理，愛正義的人所該有的那種

大河為田
壽昌

從容入獄的精神；到那裏去了？那裏去了？」

中日戰事開始之後，在雜誌上寫着『戰吧，戰吧，戰到最後的一個人為止，害怕戰爭的是反逆，是敵人的間諜，是利己主義者，是高利貸；這樣的日本人我們民族裏面一個也沒有』的室伏高信，那倒大可不必驚奇，因為他根本就是一個爲日本智識階級所不齒的文販；參加屠殺者的隊伍而在中國國土上發揚了『威武』的藝術家鹽一雄、小津安二郎，和已經戰死了的友田恭助，我們也可理解，他們並不出於自願，可是『踴躍』地從軍的『前無產階級鬥士』，現『日本主義者』林房雄，宇野千代……在指揮刀指點之下，譜製了無數鼓厲虐殺的軍歌的北原白秋，小田耕作，和在這人類文化和理性存亡續絕之交，寒蟬似的不發一言，不着一筆的大多數的作家，藝術家，評論者，究竟表示了日本智識階級文化人的光榮？還是羞恥？

你們的軍閥一意孤行，從已經不堪經濟重壓的農村和工場裏面奪去了千萬

個戶主和壯丁，在你們國內平添了千萬個殘廢和孤寡，你們的軍閥在你們的貧苦的同胞肩上加上了二十萬萬的軍費，你們的軍閥強迫你們的同胞去做瘋狂的屠夫，你們講過話嗎？你們的飛機轟炸和燬滅了中國的無防禦的城市，鄉村，文化機關，難民收容所，和傷兵醫院，用你們血汗造我的炮彈，炸死了中國千萬個無辜的婦女和嬰孩，你們講過話嗎？你們沉默，你們不表示反抗，這，我祇能說，你們放棄了文化人的責任，你們爲着自己的安全而縱容乃至助長了你們的軍閥！

我不會忘記，一九二六年的冬天，在東京的一次中日兩國革命團體的聯席會上，當時日本勞働運動的領導者且先生（他是一個大地主的兒子，有名的律師，爲着勞働運動而拋棄了家庭和職業的鬥士）曾經握着我的手，用帶着眼淚的聲調說：『中國的同志不加緊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使日本帝國能够從容地吸取中國的膏脂，來維持對日本勞苦大衆的統治，這是中國同志的責任；日本的

同志不加緊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使日本帝國主義能够無所顧忌地侵略中國，這是日本同志的羞恥！」這種兩國苦難大眾的連繫的責任，我到今日也未曾忘懷，可是我敬愛的日先生，經過了幾年的牢獄之後，今年初我問一個日本朋友，說他已經埋名隱姓，悄悄地做和尚去了！

我熱愛我自己的民族和國家，所以我絕不反對任何別人的愛國觀念，但是，受了軍國主義者煽動，盲目地對別的國家發生反感，失掉了應有的冷靜，夢游似地喊叫着「膺懲中國」，這算是愛國？將自己所愛的國家民族的運命，隨便地交付給瘋狂了的渴血的軍閥，讓他們將日本領導到世界輿論的被告席，讓他們在日本的歷史上塗上不能洗刷的污泥，讓他們將日本的大眾推入窮困和死亡的深淵，讓他們製造中日兩民族間的海一般的仇恨，而將這血債移交給你們的子孫，這是愛國家愛民族的人們所應有的態度？

我也明白地知道日本的環境，所以在那種情形之下，沉默也許還有一點積

極的意義，但是，眼望着當前的環境，和國家民族的危機，已經不是用沉默的不合作和無言的反對所能轉移，而依舊還是保守沉默的態度，那很明白，我祇能說：這沉默並不表示『孤高』，而祇表示了『怠惰』，這沉默，表面上算是『反對』，而實質上却早等於幫兇！

日本的知識階級完全地被武力『去勢』，失却了冷靜地思考的意力，喪失了用自己的力量來突破黑暗的勇氣，——日本的知識階級沒有憂時的熱淚，沒有愛國的真情，沒有氣節，沒有一種不忍見祖國安危一任軍閥支配，而憤起發言的凜烈的骨氣，——我以為這是日本悲劇中的最慘痛的一點！

我又想起了我那已經做了和尚的朋友！我們，現在已經在用血和肉，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了，這在對我們自己，是爲着民族的獨立和生存，但是同時在對日本苦難大眾，却是在替你們打毀那牢牢地鎖鑄着你們的鎖鍊；中國的大眾，已經盡了對自己和對你們的責任了。那麼日本的同志呢？你們繼續地沉

默，讓支配你們的那些野獸來屠殺你們異國的弟兄，你們盡了責任嗎？對於中國，對於你們自己！

我要喊：『日本！別讓人說你沒有真真的愛國者，你要負起用民族革命戰爭來代替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責任！』

（關北淪陷之夜）

士無門志的日本

十月二十五日深夜，我和壽昌從砲火連天的前綫歸來，那天大塲告急，所以××路上盪漾着一種異樣緊張的空氣，在疏星和敵機照明彈交輝的夜陰裏面，我們的車子緩緩地從我們英勇的戰士隊伍中間擦過，道左，我們短小精悍的南國健兒背着龐大沉重得和他們身體不很相稱的武器和行囊，跑步地望着火線挺進，他們唧枚疾走，淬厲無前，那種大無畏的精神，莊嚴的情景，使我不自禁地流了好多感激的眼淚，道右，大約是經過了長期的塹壕生活，而退下來休息的隊伍，他們雖則軍服上沾滿了泥濘，行列中間或夾雜着一兩個裹了傷的勇士，但是他們依舊是英氣凜發，步調整齊，眉宇間絕沒有絲毫的張皇和倦意，當晚的情景，在我生活中留了一個不能磨滅的印象，我覺得這種沈默的真實，比百十篇宣言千萬遍演講更有實際的使人振奮的力量。我們的軍隊從最高的將

帥，到萬萬千的士兵，都一樣地燃燒着火一般的敵愾，他們熾烈而堅定的「戰意」，從每個人的沈默的行動裏面表示出來，抗戰以來，省籍不同，體系不同的千萬兵士在前線用血肉和強敵作戰，我們雖則有了全運全營全團乃至全師殉國的悲壯的史實，可是值得驕傲的是到今日爲止，我們還沒有一個（單單一個！）戰逃和降敵的兵士！敵人的兵員被俘的時候沒有一個不是叩首請降；而我們空軍閻海文烈士用他戰鬥到最後的一顆子彈自盡的那種烈烈的氣魄，就是敵人的將卒也不能不發出了欽佩和驚奇的感嘆！近衛文相說要使我們屈膝，使我們喪失「戰意」，現在我們可以傲然地說：「四萬五千萬人的戰意，在日本的侵畧行爲停止之前，是永也不會喪失的！」

回到上海之後，在百忙中整理了四百多種從戰綫蒐集來的敵兵的信札和日記。這些材料大都是從敵人的屍體上搜來，有的染着血跡，有的被我們的子彈穿過，這些慘淡的遺物使我黯然，使我悲憫，有幾次我終于不忍讀完那些悲楚

的文件而不能不時地停止了我的工作。他們在信札日記上雖則也有「誓當一死報國」，「盡力奮鬥」的套語，但是「厭戰」「懼戰」的心情，却是百分之百的普遍，他們親友給他們的信中也常提到要「磨懲義辰的支那」，但是在戰線兵士所寫的東西裏面，却完全找不出一毫的對中國的敵愾，有的，祇是目擊和身受着中國士兵的勇敢的攻擊，而感到的恐怖，下列的例子，隨處都可以讀到：

「九月二十一日，三中隊幾乎全滅，想起來，雖說是『支那』，却也有不可視蔑視的戰鬥的力量！」（谷口，部隊不明）

「十月二日，戰死者中隊長千田六尉等八人，負傷者准尉西原次雄等十七人，本日失敗主要原因，在將敵人的力量估計得太小。」（山室部隊小隊長山口少尉日記）

「午前十一時登陸，聽見『八百個中之一個』的球磨郡青年講，善通寺師

團登陸時二大隊八百人中，祇剩七人，爲之驚倒」。(重藤部隊，豬坂稔日記)

一九月二十二日，午前一時，將多數戰友的屍體埋在土窟裏面，繼續前進，中隊集合在土民家中，過了一夜，此夜敵機來襲三次。吹着喇叭衝鋒，想不到「支那」兵竟有這樣的勇敢！」(重藤部隊高橋部隊後藤熊次郎日記)

又如重藤部隊高橋部隊監物隊坂本稔的兩封寫成而不及寄出信裏：

「支那兵的狙擊，非常準確，不能隨便走路，此次支那兵所用武器，大概爲英美德等國出品，非常優秀，二三日間襲擊我陣地，洶湧而來，我等拚死防禦，始將其擊退。——致友人境武——」

「我皇軍之苦戰，有非言語所可形容，今日之支那，已非昔日之「清國奴」可比！——致女友信子——」

✓因爲對中國沒有敵愾，不懂得爲什麼要「出征」的原因，所以對於殘殺中國婦孺的行爲，他們都表示了對殘忍的反對！

松尾部隊兵士谷本一致他母親的信上寫着：

「將逃膽的士民衆從屋中拖出來殺戮，使我想到了自己，覺得委實可憐，假使敵人到日本來，那時候我們如何？」

署名中島的一本日記上：

「在十月三日安達部隊佔領的陶家宅村落內（離羅店南約三公里）有婦女尸體二百五十具，據隊長說，這是支那軍爲着充分地安慰強拉來的兵士而掠奪來的婦女，但是看情形……」他不寫下去，不，他不能寫下去了，可是，單單這樣，他們對於官長的欺騙不再相信，已經很顯然了。

因爲我們抗戰的勇敢，和他們死亡的慘重，給養的困難，在敵軍士兵中普遍地存在着，一種畏怯的感情，上面引用過的坂本稔致他女友信子的信中：

「在急雨一般的砲彈中前進，真感到已經不是人世的事了，掩藏在恐怖心後面，我常常耽溺於落寞的悲哀！」

後藤熊次郎日記中：

「說起來好像畏怯，可是（對於眼看着多數戰友變了尸骨回去）感慨無量，我以淚洗頰，不能自己，沒有飯吃，沒有水飲，在戰地的勞苦，在內地的人果真能知道嗎？」

再在山室部隊松尾部隊倉岡友市的札記本中，有下面的一節：

「坐在家裏的哥哥寫信來，說『要勇敢，要不負皇國男兒的本懷，即使打壞一只手一條腿，也不希罕』，不希罕，將來他能養我嗎？這種對於將來和現在的『生活』的憂慮，更減少了他們作戰的勇氣，在一個署名吉永忠一的寫信給山室部隊的兵士吉橋廣貴，內中講到：『靜枝（當係吉橋的妻子）努力地照顧着買賣，和養育着孩子，你託我問的事情，關於孩子唸書的事，也曾講過，據說學校不致於使他退學，你可以安心，……』」

看這信就可以知道，從一個和平的家裏奪去生產者，瞻養者，現在他們的

家業無人管理，妻子無人扶養，連兒子的學業，也有被中止的危險，這樣有了後顧之憂的兵士，能使他有戰意嗎？

對於這一類的悲劇，我還可以舉出最慘痛的一個，松尾部隊村山隊的戰死了的兵士鶴岡力夫，身上懷着幾封故鄉妻子給他的信，從各方面考察，他們這一家非常貧困，他的妻子沒有受過什麼教育，所以連他丈夫名字的鶴字，也寫了一個奇怪的「鸛」字，可是他有五個孩子，和一個年老的母親，妻子給他的信上，雖則勉作安慰，但是那五個孩子給他的信，却使我代這個無辜地戰死了「敵人」淌了眼淚，這封信由他大女兒「富江」寫了兩頁，次子「勵」寫了頁半，三男「喜八郎」寫了一頁，最小的「豔子」和「美和子」聯名寫了頁半，前面的還有幾個漢字，到後面大概還是初上學的孩子，所以祇寫一些不很易認的假名，這五個共同一致的希望，就是請他們爸爸早日將「支那人」「殺光」，「打平」，「投降」，早一點回來，那麼過新年的時候可以快活地同在一起！鶴岡寫了一

封回信，這信箋上的鉛筆字跡已經模糊，但還隱約地可以看出叫他妻子好好地照管孩子「生活總得想法子維持下去」，最後的一句，是「我很健壯，你可以安心，家裏門戶火燭當心」，却不料這封信不及寄出，他已經做了異域的鬼了！信紙的斑點，我不知道是汗，是血，是淚？誰使他們如此？使他們如此的是什麼？

近衛文磨要我們喪失「戰意」，可是我們的「戰意」強固如鐵，而你們自己的兵士，早已經沒有「戰意」了，在這種鐵一般的事實前面，一切的矯飾，宣傳，謊騙，都是沒有用的！

日本的士兵們！你們，和我們一樣的都是被壓迫者，你們受着欺騙和強制，你們沒有「戰意」，這是很應該的，可是，消極的沒有「戰意」，是不能解除你的鎖拷的。你們要把「戰意」振作起來，向另一個方向，用你們階級覺醒的「戰意」，來「磨懲」你們「暴戾」的財閥和軍閥！

不愁沒有工作

——致上海女同胞們

國軍從上海市區撤退，許多救亡運動的工作者也從上海「撤退」了，當然我們懂得上海今後工作的困難，和內地救亡運動的重要，但是上海就是這樣的可以放置不問了嗎？讓他成為孤島！讓上海幾百萬人做敵人的順民嗎？不，我們的回答是一千個一萬個「不」字。

今後的工作要從表面到內層，從進步的對象到落後的大衆，工作方式要從「表現的」改換到「潛行的」，從「一時的」改換到「永久的」，「浮燥的」改換到「着實的」，我們要「糾纏如毒蛇，執着如惡鬼」，任何時，任何處，任何人，都不要放過我們工作的機會，眼淚向內流，仇恨從心記，看一看燒了十五天還不熄的火，看一看滿街滿市的難民，滿病院的傷兵，遍戰場的骸骨，我們的恨，我

們的仇，能在片時片刻忘記嗎？

特別是婦女界，在這種場合，工作最要緊，最有效，對敵人的打擊最殘酷。你們千千萬萬的兒女，你們萬萬千千的姊妹，都等待着婦女先覺者的教育，宣傳和組織，你們的工作對象最普遍，你們的工作場所最隱蔽，最安全，你們的陣營敵人最難打擊，你們是一切救亡工作者的殿軍，你們的責任最重大，你們的名字最光榮！

敵人最害怕的是我們的抗日教育，現在，也許他們可以修改我們的教科書，可是他們果真能夠杜絕我們一切家庭內的母教嗎？我們要將這仇恨深深地印在下一代國民的心版上。

敵人最害怕的是不賣日貨，現在，也許日貨要在這「孤島」裏泛濫了，可是他們即使有法子可以叫商人一定要賣。他們果真能強迫我們家庭婦女一定去買嗎？我們要惡鬼毒蛇似的宣傳組織，要做到沒有一個女人買一個錢的東洋貨！

國軍撤退了，公開的活動被迫停止了，但是，我們要挺起胸膛來說：「上海是我們的！有二百五十萬的後備軍分佈在每個家庭裡；不讓敵人便宜地占有上海，上海是我們的！永遠是我們的！！」

上海還在戰鬥

在風雪中離開上海，到廣州却還可以看到油綠的芭蕉，和朝氣盎烈的「革命策源地」比較起來，上海的確是冷寂的孤島了。

到香港，到廣東，相見的朋友第一件事就問「上海來的消息」，因為交通阻滯，許多人真的將還有三百萬同胞居住着的上海看做「孤島」了。有人將上海想像做恐怖世界，有人將上海描寫做死城。可是，上海真的死了嗎？不，我說一千個不字，上海依舊活着，依舊在和敵人爭鬥，不論敵人如何兇殘，上海市民的戰鬥並不會有一刻中止過。

當然，作爲一個抗敵文化政治中心地的上海，表面上確是改換容貌了，救亡團體被「解散」了，政府機關被「接收」了，著名的報紙停刊了，報攤和書店裏找不到一本救亡書報，新聞紙上看不到一個敵字，敵人的兵車在馬路上馳

驅，浪入漢奸在人叢中調步，上海市民無時無刻沒有被搜查，被逮捕乃至被請去談話的危險，但是華南的同胞可以安心，上海還不曾被敵人征服，上海四郊日日可以聽到我們游擊戰士的槍聲，上海天宮常常會飄下最高當局勗勉市民以文告，特區的街頭依舊飄揚祖國的國徽，三百萬人都確信着上海不久一定可以光復。

文化界表面上是窒息了，「申報」，「大公報」都爲着拒敵人以檢查而休刊了，在上海，現在甘受敵人檢查的大報祇有「新聞報」，「時報」，「大晚報」三家，但是正因爲受檢查的原故，不論過去有過多少讀者，現在的銷數都銳減了，在這時期，唯一不受檢查的報紙，美國「大美晚報晨刊」獲得了十萬左右之銷數。受檢查的大小報紙爲着要增加銷路，每天總得杜撰出一些迎合市民心理的消息，譬如「蒙軍三十萬進攻瀋陽」，「蘇聯飛機二千架運到中國」之類，照理，在日本人「新聞檢查」之下，這一類消息似乎不可能發表了，可是

X

恰恰相反，日本人歡迎他們登載這一類不正確的消息，理由很明白：第一，對英美帝國主義乃至中國某一種人將蔣介石先生領導下的國民政府渲染成十足的「赤化」，來分散某一部人團結抗戰的決心，第二，當這種消息被証明不確的時候，可以使認識不深刻的市民感到幻滅，而遷怒到蒙古和蘇聯！日本新聞檢查所不准發表的消息，我親眼看到的油印在「半紙」上的禁令却是「×月×日漢口大公報社論」，「羅斯福要求日皇直接道歉」，乃至「南京路投彈人驗明確係韓人」一類的消息。

報紙失去了機能，街頭巷尾的「壁報」却反而活躍了，除出消息沉悶之外，我所見的壁報都比以前切實，沉痛代替了興奮，實際的辦法代替了空泛的呼號，他們勇敢，他們強韌，對了，「韌」這是上海抗敵救亡工作者的新的作風，有彈性，韌着幹，譬如壁報，巡捕房每天下午派人撕，我們每天清晨貼，他們清晨撕，我們下午貼！

的確，工作的作風是改變了，這兒再沒有傾軋，早沒有猜忌，在風雨同舟的時候，人們纔認識了真真的敵人，真真的朋友，從浮燥到沉潛，從虛空到實際，在戰鬥中鍛鍊，在戰鬥中成長，淪陷後的上海市民，才真真的感到了他們是中國人，他們是外敵壓迫下的中國人，他們是需要精誠團結，需要艱苦奮鬥的中國人了。

正像一條強韌的彈簧，經得起壓力，有反撥的力量，中國文化人在過去長時期的苦鬥裏面，已經學會了在一切不利條件下工作的習慣，他們像三春的草，即使被壓在巨大的巖石底下，也會曲折地生長出芽來，摧殘儘管摧殘，生長還是生長，進步的報紙雜誌「譯報」，「集納」被迫停刊了，在新舊戲劇界捲起了巨浪的改良平劇「梁紅玉」，因為工部局的「諷示」而不能上演了，可是，祇要這樣的雜誌戲劇為大眾所歡迎，所需要，祇要從事這種工作的文化人的血還在沸，我相信更多的進步的書報，作品，是會不斷地生產的。

「平常，對國旗不感到特別的親愛，掛國旗也是極平凡的事情，可是上海淪陷之後，保存國旗和懸掛國旗就變了表示對敵人不屈服，對漢奸不合作的標徵了，十二月廿五這一天，是蔣先生西安脫險的紀念日，也可以說是近代中國歷史上一個永也不會忘記的日子，在上海今年已經沒有了中國官廳嚴重的通令，也已經沒有了中國警察挨戶的通知，在事前，悲觀的估計者以為再不能在街頭看到國旗了，可是，事實恰恰相反，那一天整個上海被淹沒在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波濤裏面，從銀行大廈到街口的理髮舖，從南京路的大街到和敵人咫尺可望的十六舖，都被一色的國旗遮掩住了；和彈痕累累的四行倉庫隔着一輩河水，這一帶雖敵兵在望，可見依舊是滿目的旌旗，這事實使我感動極了，前兩年政府官辦的國旗專賣處挨戶攤賣國旗，我曾反生過強烈的反感，可是，在今天，這強制倒覺得是一件德政了。」

這幾天，上海的大街小巷滿貼了工部局懸賞搜抄民間的軍火的佈告，手濕

心防的
小吏

彈·藍·子·砲·之·類·的·軍·火·，也·許·可·以·用·懸·賞·的·方·法·搜·淨·吧·，可·是·，看·了·十·二·月·二十·五·的·國·旗·，我·敢·大·聲·地·說·，埋·藏·在·三·百·萬·中·國·市·民·心·底·的·火·藥·，是·永·也·搜·抄·不·盡·的·了·！

一，五，在廣州

悼戰友古久列

「保爾·伐揚·古久列死了！」

我不敢相信，我不能相信，我不願相信，但是千萬個鉛字，無容赦地印在千萬張紙上，報告給全世界千萬個苦難的大衆，說：我們的朋友保爾·伐揚·古久列死了！

馬克思列寧主義失去了一個忠實的信徒，法國共產黨失去了一個堅真的黨員，全世界勤勞者文化人失去了一個勇敢的戰士，中國民族失去了一個真摯的友人，冷寂的秋風在吹，民族解放的巨砲在響，而我們不渝的友人保爾·伐揚·古久列在他長時期戰鬥着的崗位上死了！

在他熱愛着的中國，他祇逗留了一個很短的時期，他殷切地期待着的中國的大衆，他也祇接觸了很少的一部，但是這並不妨礙他成爲一個中國民族解放

運動的最真摯的朋友，到他呼吸終止之前的一瞬，他還遙遠地在對我們的聖戰發出衷心的激勵和歡呼，他還在熱烈地號召「全世界的勤勞者，用一致的行動」，來支撐我們的抗戰！

他像一團熾烈的火；我雖則祇和他接觸過一個很短的時期，但是他却在我記憶上留下了一個永也不能消除的烙印！

在羣衆前面演說的時候激昂到像一座迸裂的火山，可是和朋友們談論到運動、人生、和藝術的時候，却天真到像一個軀體巨大的孩子，我們曾在「所戲院」的雜亂的後台談論到更深，通過不完全的翻譯，你還像貪饒的孩子遇見了心愛的菓餌，不讓漏掉一個字，不讓漏掉一句話，對於我們這古老民族的運命、悲慘、殉教者的壯烈、犧牲、你憤怒，你嘆息，你也歡呼，一個青年的姑娘和你講述農民運動的時候，在你眼裏滿着不能抑止的熱淚，你仔細地記錄起來，說：

——這是一部偉大的史詩，可惜工作不讓我常住在中國！

我永也不能忘記，在反戰大會開會的前夕，我陪馬萊先生到那祕密地租定了的場所，當我們悄悄地走上樓梯的時候，在那幽暗的臘燭光下面，你蹲在一羣襤褸的工人男女中間，你熱心地在問，你熱心地在聽，你熱心地在講，在馬萊先生爲着表示這冒險的潛行獲得了成功而向你發出歡呼之前，你完全不感知到他已經出現在你的前面；我想起了聖經上的一幅圖畫，那被圍在受難者羣中間的傳道者的姿態！

你，以中國苦難當作自己的苦難，你，以中國大眾解放的責任當作自己的責任，可是，當中國遭遇到更大的苦難，遭遇到更大的試鍊的時候，你竟在長時期鬥爭着的崗位上死了！

你應該沒有遺憾：因爲你已經盡了你戰鬥的責任，同時，你也可以安慰，因爲中國已經團結一致，走上了光榮的民族革命的征程！

我們「呼號着的民族精神，統一精神，已經像一新的長城，突然地在迷妄的侵略者前面出現」了！

同志！你含笑，你安息吧！

一九三七，十，十二，深夜

訪張向華先生

張向華

北伐戰爭中叱吒風雲的虎將，「中國鐵軍」第四軍的創立者，指揮官，××總司令，陸軍上將，——從這些聲威，經歷，和職位，我很奇妙地聯想到一位張桓侯式的豹額虬髯的將軍，可是，當他出現在我們的前面，殷勤而熱烈地握着手的時候，他却是一個身材和我們差仿，具有一雙善良而常常滿着笑的眼睛的智識階級。這意外的印象，正和我第一次遇見葉挺先生的時候一樣，十年前，當他的名字和賀龍先生聯在一起而轉戰贛粵的當時，說起他的名字也可以嚇止一個啼哭的嬰兒，可是，一個月之前遇見了他，我覺得，他還是一個好像剛從大學畢業，天真好動，而又多少的帶着些羞態的青年。

我這樣寫，並不想將張向華先生描寫成一個溫文的「儒將」，恰恰相反，我明白地看出，在他那結實的身體裏面，包藏着無限的精力，在他那緊張的眉宇

中間，洋溢着異樣的慷慨！

和兵士們完全一樣的草綠色的布質軍服，平頂頭，大約有個把禮拜不曾修剃過的口鬚，假使要找出一點和兵士們不同的記號，那恐怕祇有刻在藍珪瑯質徽章中間的一個亞拉伯式的1字。

他辦公的地方倒像一間整潔而簡單的書房，兩尺闊的小行軍床，寫字桌，書架，寬明几淨，這都不像一個總司令部。祇是四周的牆上，却貼滿了壁畫一般大小的輿圖。紅的藍的鉛筆這兒那兒的畫着許多我們看不懂的標記，對着這些樹葉紋給一般細微的地圖，看着在我們談話中間間斷地進來請示的軍佐，我意識纔到這間我們對坐着的房間，正就是指揮着十多万健兒在和我們的民族敵人作戰的中樞！

在這房間裏，除出主人之外，是郭沫若先生，壽昌兄，和我。

壽昌代表我們對於他的爲國宣勞表示了敬意，而希望他發表一點對於抗戰

的感想的時候，他笑着說：

「不，不，我不會講話，我不能發表談話，打仗纔開始，打完了再說，打完了再說！」

最後的一句，除出謙虛之外，我感覺到一種虹一般的氣焰，鐵一般的決心！

「我知道我的長處和缺點，」他說：「提一師之衆，衝鋒陷陣，我可以做，可是對於戰局全般的估斷，和政治上的問題，正是我的弱點！軍人，不懂政治就是時代落伍」，在他多細紋的眼梢，堆着溫文的笑。

「你不是落伍，是超過時代！」沫若說：

可是聞不容髮地他接着說：

「過猶不及，超時代和落伍一樣」，這對話犀利而又幽默，大家笑了。

對於華北戰事，他一點也不悲觀，從他偶爾流露出來的一些簡單而辛辣的

對話，使我們認識了張向華不像他自謙一樣地單是一個祇能衝鋒陷陣的將軍。是天高氣朗的秋天；透過蔥，可以看見蔚藍色的天，黃褐色的野，農婦悠閑地在阡陌間走，小羊在遠遠的地平線上顯出了很鮮明的幾顆白點，沒有飛機，沒有砲響，也看不出戰時的情景。但是望着這「和平」的圖畫，一個鉛一般重的意念壓住了我的心頭。

「這兒有漢奸活動嗎？」我問：

「豈止有，很多！」他回答，「殺不完，殺也不是好辦法！」據說，當漢奸的沒有一個年壯力強的男子，不是蹣腳，駝背，啞吧，六十幾歲的殘廢，就是十五六歲的兒童，他們沒有智識，當然也不知道這種行為客觀地會有什麼作用。『殘廢老朽，祇要證據確鑿，就處決了，這些人，對於國家民族不會再有好處，可是十四五歲的孩子，……』他斂了笑容，「可以殺嗎？我祇能將他們關了起來，……」

一抹憐憫的表情從他臉上掠過，我們這位叱咤三軍，威懾敵胆的將軍，在這兒竟是一位藹然的仁者！

留了飯，領略了他不辭斗酒的豪情，到上海的連絡車快要開了，我們一起走出了司令部，沿途的老百姓，兵士，壯丁，都帶着微笑望着他，不像對一個指揮十萬人的將軍，而像對一個親愛的家長，保護者。

「這樣平靜，敵人會放棄他攻浦東的企圖嗎？」我們問：他搖了搖頭，「不會，不過來攻，他們會有什麼好處？第一他們怕死，不敢登岸，退一萬步說，登了岸，依舊像江左一樣的持久的陣地戰，試問他準備犧牲多少人，終能突破我們的封鎖線？」

是斬釘，是截鐵，我們謹將這鐵一般的自信，轉告給後方的朋友。

汽車在敵機轟炸過的彈穴間縫着，已經近上海了。

一九三七，十。

毛澤東自傳
兩萬五千里長征
中國的新西北
毛澤東抗戰言論集
朱德傳
抗敵將領印象記
抗戰的前線與後方
救亡戲劇初集
中日戰爭中的女間諜
被包圍的日本
放下你的鞭子
大時代的婦女
抗敵戰爭的戰畧與戰術
戰時農村服務
戰時後方民衆訓練
全民抗戰理論基礎
國民救亡政治知識
戰時後方歌詠
全面抗戰諸問題

汪衡譯 二角
汪衡譯 一角五
張劍萍編 一角
張劍萍編 三角半
陳得真編 一角
陳文杰編 二角
丁鏡心編 二角
丁玲等著 二角
楊寶琛編 二角
石九籐太著 二角
徐步編 二角
董瓊南譯 二角
趙康著 二角
薛暮橋著 二角
駱耕漠著 二角
孫治方著 二角
傅子琛著 二角
周綱鳴著 二角
馮和法著 二角

國防前綫外蒙古
中國與中國人
日本能否爆發社會革命
日本鐵蹄下的東北
日本進攻蘇聯
希脫拉進攻蘇聯
游擊戰術講話
民衆組織與諜報工作
民族女戰士丁玲傳
英日戰爭的預測
救亡宣傳劇論
軍隊中的政治工作大綱
抗戰中的農村問題
戰時後方民衆組織
戰時經濟論
怎樣做鄉村工作
血寫的故事

楊寶琛譯 二角
林語堂著 二角
孫文庭編 一角半
宋斐如編 一角半
丁鏡心編 二角
吳大琨譯 三角
趙康著 一角半
劉祖洽著 一角
陳冰影編 一角
彭啓一編 一角
張庚著 一角
張普方著 一角半
馮和法著 一角
錢俊瑞著 一角
王達夫著 一角
李振院編 二角
夏衍編 二角

血 寫 的 故 事

版 所
有 權

二十七年三月初版

實價每冊式角

著 者 夏 衍

出 版 者 黎 明 書 局

漢口發行所：江漢路聯保里
廣州發行所：惠福東路惠新西街
重慶發行所：售珠市中

經 售 處

生 活 書 局
上 海 雜 誌 公 司
新 民 圖 書 雜 誌 社
華 中 圖 書 公 司
北 新 書 局
全 國 名 大 書 局

82

7.83
8.9-8

\$0.20